

## 母親的最後歲月

### ◆ 劉繼漢

母親走了，走得那樣安詳。她靜靜地靠在我的胸前，好像睡著一樣。她了卻了她最大的心願——不要在醫院離開人間，一定要在兒子的陪伴下壽終正寢。

母親是在農曆乙酉年六月二十日觀世音菩薩得道聖日的第二天十八時五十七分走的。這早有先兆，只是做兒子的心裏希望母親消災延壽，能多活幾年而不願往壞處想。回憶近半個月來，母親經常對我說：「我要死了。我死了，兒啊！你會想我的。漢兒，你人這麼好，對我這樣孝順，我永遠永遠不會忘記你，我一定會報答你的。我有你這樣好的兒子，我這輩子真是滿足了。謝謝觀世音菩薩！」每聽到她這樣的話，眼淚就不停的流淌，強忍著悲痛對母親說：「媽，您千萬不能說這種話，娘的養育深恩我永遠報答不盡，您這樣說是在折兒的壽啊！」聽我如此說，母親就會嗚嗚的哭泣。在六月十九日這天早晨四點的時候，我還未起床（我通常是五點起床），突然聽到大門一響，走廊的電燈亦大亮，我感到很奇怪，這麼早誰出去了？或是什麼人進來了，我起來看看，母親的臥室門卻關著，客廳亦沒變化，急忙到大門外查看，亦空無一人。我心中立即產生了一種預感，是否母親要走了？觀世音菩薩來接引母親了？這話，我當時就對內子說了，但不敢對兒女和其他人說。我像往日一樣做早課，侍候母親吃早餐，然後請護士為母親輸液。因為一個多星期來，母親雖輸液，但體溫一直不降，這幾天體溫反而升高，最高達攝氏三十九·七度，我痛哭流涕。在陪護母親輸液時，我一直不停地念誦大悲咒，祈請觀世音菩薩加被母親身體早日痊癒。母親的進食還如往日，每餐後總會隨著我的引導連誦三遍「謝謝觀世音菩薩、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她老人家念誦的聲音十分悲切，使我流淚不止。六月十九日平平安安地過去了，每平安的過去一天，我都會在晚課時感恩佛菩薩的加被。六月二十日這天，母親還像往常一樣，我與內子先將她往上提拉，因為母親太胖，一人提不動，她總會隨著我們數一、二、三為我們使勁。看到母親如此表現，我心中很高興，而且一切都正常，依然輸液，依然進食、睡覺，雖然連日高燒，精神不太好，但仍然與我說話，叫我拉著她的手陪著她，直到她睡著我才離開。到四時三十分左右，我與弟、妹侍候母親解大手，並抱她下床，為她洗身、換衣服、床單，一切整理得乾乾淨淨。她靜靜地靠在我的胸前，但發現此時她呼吸有些急促，趕緊將她抱到床上，給她吸氧，我趕緊為她做晚飯，並喂她喝了一碗西瓜水，將藥給她服下，又喂她吃了一匙牛奶芝麻糊。此時，母親的呼吸越來越急促，情知不妙，內子趕緊打電話給醫生，母親靠在我懷裏，就在她彌留之際，恩慈真是祖孫緣深啊！好像有什麼感應，突然提前下班回來送別。恩慈盡心盡力侍候奶奶人人皆知，奶奶在最後的十幾年中幾次住院，她與內子不分日夜的陪護，內子也離不開她，知道的人都說恩慈將自己的黃金歲月完全貢獻給了奶奶，連醫院的院長、醫生、護士都說，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好的孫女。此時母親的腳底已向上漸涼，但上身，頭、臉都是熱的。

醫生趕到時說母親已沒有呼吸，但仍可搶救。我們拒絕了，我們要讓老人家安安靜靜地走。

母親自二〇〇三年八月八日患腦血栓後，半癱已近兩年，由於長期臥床，抵抗力下降，稍有不慎就引起肺部和呼吸道感染而發燒，所以身體越來越弱。在最後的八、九個月中已完全癱瘓。母親雖有六個子女，但由於各種原因，他們都不能全力來看護母親，只有我及內子和恩慈日夜侍候床前。我想起一句俗語：「一個和尚有水喝，二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它譬喻的範圍雖然很廣，但對老人的孝敬上若亦如此，這情景有多慘？真不敢卒想。「久病床前無孝子」的陳言，也使我悲從心來。母親一生偉大的品性及撫育我的如海深恩，我怎麼能不竭盡心力來侍候老人家呢？現在想來，我真要感謝我的姐妹兄弟，是他們成全了我的孝道，成全了我的善業，因為「百善孝為先」啊！

家母姓黃名韻雯，庚申年（一九二〇）農曆七月十七日（陽歷八月三十日）生於上海，外祖母趙月香乃滿清王族，人稱四格格，因辛亥年南京城被革命軍所破，趙家男丁全部自焚殉節，女眷則任其選擇，結果她們投河自盡。其時，國民革命軍司令黃金龍，攻城後親自在護城河巡弋，意外救起趙月香等人，遂結連理，此事雖具傳奇色彩，但確是事實。幼時曾見過外祖母的格格照片及身著革命軍軍服的外祖父黃金龍及外祖母的合影。外祖父乃一介武夫，民國建立後他退出軍界，在滬上開設一家銷售筆墨紙硯的湖筆店，結識滬上諸多名人，如吳倉石、王一亭諸公。我曾保存一幀吳倉石、王一亭（還有一位記不起名字）與外祖父在杭州的合影，可惜毀於文革。保存很多他們所繪的畫冊和立軸，亦先後被毀。母親自幼受外祖母的影響薰陶，信奉佛法，更虔敬觀世音菩薩。母親八歲時外祖父英年早逝，從此家道中落，所以家母自幼做過童工，當過伴舞的「小天使」，以此貼補家用，直到十七歲與先父慧林公結婚。也許是宿世善緣，先父勤勉攻讀得到國立中央大學「第一屆」政治學士學位，後又獲哲學博士。他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精通大小乘佛法，大學畢業時曾有意出家，被其母阻撓而未果，因他是劉氏獨子，且天性純孝也。母親與先父結婚當年，在上海太平寺皈依一代淨土大德印光師祖，受到印公諸多呵護、慈訓。她自十七歲持觀音素（二月初一到十九、六月初一到十九、九月初一到十九）直到終老，一絲不苟。平時供佛齋僧，濟貧救難，憐孤恤寡，放生無數，直到逝世前半月，猶捨淨資一百元供養福建廣化寺法會。五八年，先父慧林公罹難，其時慈母三十七歲，因天生麗質，氣度高雅，使很多權貴垂涎，欲通過各種手段得到她。有一位近親為了自己官位的升遷，利誘遊說，被母親訓斥一頓，罵他忘恩負義，使他無地自容。母親的剛毅，不屈淫威，使他們老羞成怒，遂以反革命家屬的罪名，迫使母親攜家帶口，流徙隴西。可憐母親帶領年幼的我們兄弟姐妹六人，顛沛流離，受盡苦難，含辛茹苦，貞操自守。她自己省吃儉用，支撐家庭，到處告貸，養兒育女。尤其在文革中，又以反革命家屬罪，被剃陰陽頭，掛牌遊街，罵她是老妖怪，是國民黨大軍閥老婆，殺過八個共產黨員等，備受凌辱，受盡折磨。其慘狀不忍聞睹，每憶及此，心如刀絞也。不論在何時何地，也不論在歡樂悲傷時，母親始終念誦觀世音菩薩，平時的早課

則念《法華經·普門品》和大悲咒。年輕時，父親教導她抄寫〈普門品〉，很多篇都裝訂成冊。在我幼小的心裏，母親的字跡很秀麗，但這些都在禍變中被毀。母親很愛整潔，也很愛美，每天花很長時間梳洗，這是她自幼養成的習慣。母親的體味很香，以前總以為是她用化妝品以後的香味，但令人不可思議者，母親的口氣一直是清香的，不論感冒生病，她的口氣不但沒有異味，且呵熱氣更好聞，但一直沒從深處想。後來聽大德們說，凡常誦《法華經》者口放清香，死後口吐蓮花，此時始有所悟。母親臥床兩年，我日夜侍候母親，寸步不離，在她身邊畫佛菩薩像，畫高僧，畫弘一大師，寫文章，讀佛經。每畫完一幅畫給母親過目，母親看後總高興的說，畫得好，並說：「兒啊！功德無量。」這更增強了我的道念，直到六月十九日，我又畫了一幅弘公像的扇面拿給她看，但這次她卻沒睜眼，只是連說「畫得好」。每想到此情景，悲從心來。所以我在最後畫的題辭中寫道，「時母親重病在床，心中無限悲傷也。」

母親過世後，原本想在家停靈，但此時正值二伏的第二天，天氣特別悶熱，又無處買冰塊，在眾人的勸說下，無可奈何地將母親的遺體送到醫院，放入冰櫃中，我和兄弟姐妹、子孫守靈三天，到第四天送殯儀館火化時，母親身體柔軟如生，關節活動自如。最不可思議者，在排隊火化時，也許在自然空間中停放時間太長了，突然聞到從母親身上散發出一陣陣蘭花香，而且香氣濃郁，在場的人都感到不勝驚奇。火葬場一位五十多歲的工作人員連連說：「真是第一次碰到這樣的奇事。真稀奇！」直到火化完畢，我們悉心收拾母親的骨灰裝入一個瓷罈中，突然發現在剩餘的灰燼中有兩顆很大的深綠色晶瑩發亮的東西，撿起仔細觀看，好像兩顆寶石。我們急忙將火床上剩餘的灰燼全部收集起來帶回家，眾兄弟姐妹一起仔細尋找，在剩餘的灰燼中共撿到各色大小舍利子一百二十多顆（已裝罈骨灰尚未撿擇）。所有見者都歎為稀有，此是洛陽殯儀館第一次有如此奇跡，心中既悲傷又歡喜，母親決定往生西方極樂無疑！

今天是母親三七的第三天，這幾天我靜靜地追思母親過往的一切，母親除高潔的品格外，更有一顆善良、慈悲的心。越是到她晚年，這種情懷更深切的顯現。她雖未持長齋，但秉持印公的慈訓，持觀音齋嚴謹，一絲不苟。最後的一年中，她全部淨素，連一點葷腥都不能聞，並對我說，魚肉的味道真臭啊！有蚊子叮她，也不叫我打，並對我說，趕走就算了，不要打死牠，可憐！母親平時雖亦持阿彌陀佛聖號，但更多的是持誦觀世音菩薩聖號，並對我說，印公曾對她說：「你與觀音菩薩有緣，只要一心持誦，觀世音菩薩亦一定會來接引。」現在看來，印公的慈訓真實不虛也。亦有大德對我說，你平時持誦《地藏經》，為母割舌血書寫《阿彌陀經》、「四十八願」、《心經》、「大悲咒」，回向母親，亦是孝心感應，促使母親往生西方。這一切使我無限悲傷的心靈稍有一點慰藉，但願母親在常寂光中時時攝護我們，使我們淨業精進，相期在蓮池會上團圓。南無阿彌陀佛！v